

THE WITCHER

猎魔人

卷一

宿命之剑

The Sword of Destiny

[波兰] 安德烈·斯帕克沃斯基 / 著
小龙 赵琳 / 译

重庆出版社

THE WITCHER

猎魔人



宿命之剑

The Sword of Destiny

[波兰] 安德烈·斯帕克沃斯基 / 著
小龙 赵琳 /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The Witcher: The Sword of Destiny

Copyright © 1992 by Andrzej Sapkowski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gence de l'Est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版贸核渝字(2014)第27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魔人. 2, 宿命之剑 / (波) 斯帕克沃斯基著; 赵琳, 小龙译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5.5

书名原文: The Witcher: The Sword of Destiny

ISBN 978-7-229-09874-2

I. ①猎… II. ①斯… ②赵… ③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波兰 - 现代
IV. ①I5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00475 号

猎魔人 卷二: 宿命之剑

LIEMOREN JUANER: SUMING ZHI JIAN

[波兰] 安德烈·斯帕克沃斯基 著 小龙 赵琳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

出版策划: 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

联合统筹: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重庆史诗图书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邹禾 骆思源 肖飒

特约编辑: 王伦航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封面插图: NAVAR

装帧设计: 谢颖设计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1.25 字数: 166 千

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9874-2

定价: 34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他第一次遇见它，
是在危机四伏的森林；

他再次闻听它的呼唤，
是在刺客冰冷的剑下；

第三次，他回头瞥见，
却见它高傲昂首悄然离去……

信仰与现实之间，天平因残酷的真相倾斜

渡鸦之影

A RAVEN & SHADOW

卷一：血歌（上下册）

【英】安东尼·瑞恩 / 著
黄公夏·露可小溪 / 译

“忠于信仰，忠于国王” ——

自幼年被送入战士修道会“第六宗”以来，维林的信念从未动摇。然而，自从神秘的银狼数次救他于生死劫难，他开始听到一支持续不断的歌曲。

那歌声时而低回婉转，时而高亢嘹亮，穿透岁月与记忆，为他打开一片全新的天地。迄今所坚持的、信仰的、对抗的所有，在追逐歌声的路上日渐模糊。

维林开始迷惑，是该停下脚步守护眼前的生活，还是继续前行探求未知的真相？而真相，往往会摧毁一切……



T H E W I T C H E R

猎魔人



游戏《巫师》原著小说，奥巴马私藏的奇幻系列！波兰国宝级大作首度登陆中国！

《猎魔人》卷一：白狼崛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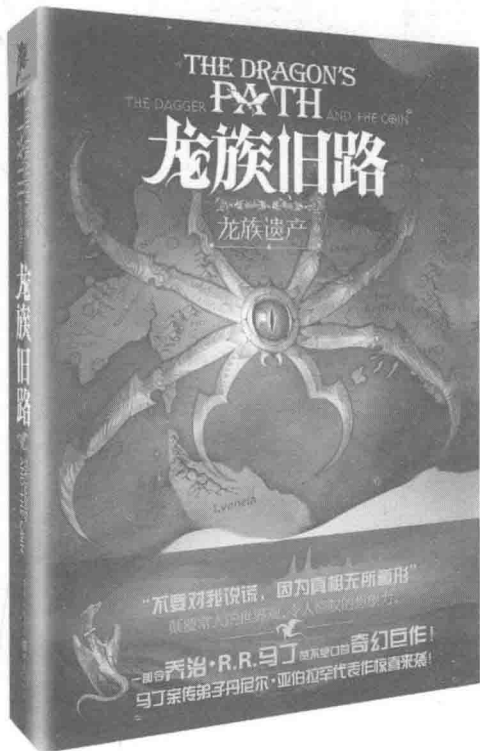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【波兰】安德烈·斯帕克沃斯基 译者：小龙

- 波兰国宝级奇幻系列，曾被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！
- 经典游戏大作《巫师》系列原著小说，一切魅力的原点，猎魔人的故事从这里开始真正展开
- 附地图及怪物图鉴，资料翔实，极具收藏价值！

他骑马从北方来，一头白发，满面风霜；
他是异乡客，也是猎魔人，以斩妖除魔为己任，
行走在现实与传说的迷雾之间。

脖子粗短，白牙锋利，以人类为食的“睡美人”；
头发参差，剑术超群，带领七个小矮人抢劫商贩的“白雪公主”；
眼球巨大，唇似鸟喙，将愿望变为死亡契约的“灯神”……
救世之旅遍布荆棘，诅咒、谎言、背叛，步步紧逼，
只在逃到梦中才有片刻喘息。
待回首时，猎魔人猛然惊觉——自己也只不过是别人掌中的猎物！

魔物的鲜血终有洗净之日，
人类的罪孽如何才有终结之时？
现在，你听到远处响起的马蹄声了吗？



不要对我说谎，
只因真相无所遁形！

龙族遗产

卷一·龙族旧路

乔治·R.R. 马丁亲传弟子
代表作震撼来袭

[美] 丹尼尔·亚伯拉罕 著
董宇虹 译

千百年前，强大的龙族以蜘蛛女神通晓“真相”之力迫使众生臣服。然而当其信徒遍布大地之时，如日中天的龙族帝国却忽然灭亡，蜘蛛女神也随之销声匿迹。其中“真相”不为人知，直到被历史遗忘……

千百年后，一个叛教徒偶然间背弃信仰，从世界尽头的圣地叛逃，踏入尘世。蜘蛛女神赐予他识别真假、恣意煽动和诱骗他人的能力。叛教徒小心翼翼地隐藏身份，扮演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的角色行走在这个刀剑与谎言交织的新世界。然而一夜之间，事情却朝着他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，蜘蛛神庙在王权的监护下拔地而起，女神的信徒接踵而至，远古的诅咒卷土重来。

是谁，找到了龙族的遗产；是谁，带领着真理蜘蛛回归世间；又是谁，意图用“真相”颠覆一切？邪恶力量却如巨浪般翻滚袭来，无边恐惧弥漫世间。没有人能够逃脱，无论真假，只能相信。

蜘蛛女神的旗帜缓缓升起，一切即将开始。她将吞食世界！

可能之界

—

“我敢说，他出不来了！”脸上长着粉刺的男人摇头说，“他都进去一小时零一刻钟了。肯定早完蛋了。”

市民们聚集在残垣断瓦间，沉默地望着黑洞洞的通道入口。一个穿黄色罩衫的胖男人缓缓朝前走了两步，清清嗓子，摘下头上皱巴巴的帽子。

“我们得再多等一会儿。”他说着，抹去稀疏眉毛间的汗水。

“干吗要等？”粉刺男嗤之以鼻，“洞穴里潜伏着一头石化蜥蜴，你难道忘了，市长大人？任何人进去都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忘了多少人死在里面了？我们还等什么？”

“我们约好要等他的，不是吗？”胖男人犹豫地低声说。

“跟活人的约定才叫约定。”粉刺男的同伴，一个系着皮围裙的大个子屠夫说，“可他已经死了，这是跟天上的太阳一样确凿的事实。他一开始就是去送死的，跟前头的人没两样。他连镜子都没带，就带一把剑——谁都知道，没有镜子杀不了石化蜥蜴。”

“至少这笔钱省下了。”粉刺男补充道，“没人会来领石化蜥蜴的赏金

了。你可以回家了。至于术士的马和行李……浪费了未免可惜。”

“是啊，”屠夫说，“那匹老母马毛色不错，鞍上的行李也满满的。我们过去瞧瞧。”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闭嘴吧，市长。少来插手，除非你想脸上挨一拳。”粉刺男威胁道。

“毛色真不错。”屠夫又重复一遍。

“亲爱的，别动那匹马。”

屠夫慢慢转过身，望着突然出现在断墙后的陌生人——众人聚拢在通道入口，而那堵墙就在他们身后。来者有着一头浓密卷曲的棕发，厚重的棉外套下穿着深棕色束腰上衣，足蹬马靴，没带武器。

“离马远点儿。”他露出恶狠狠的笑容，重复道，“你们在干什么？马匹和行李都是别人的，你们却贪婪地打量，还翻来翻去，这算体面人的做法吗？”

粉刺男将手缓缓伸进外套，瞥了屠夫一眼。屠夫点点头，朝人群打个手势，两个身材壮硕、剃着短发的年轻人走了出来。他们手提沉甸甸的棍棒，像屠宰场用来敲昏动物的那种。

“你是谁呀？”粉刺男质问道，手依然藏在外套里，“凭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叫体面、什么叫不体面？”

“我是谁与你无关，亲爱的。”

“你没带武器。”

“的确。”陌生人的笑容愈加凶狠，“我没带武器。”

“那可太糟了，”粉刺男从外套里抽出一柄长刀，“对你来说。”

屠夫也抽出一把刀，一把长猎刀。另外两个男人走上前，挥舞着棍棒。

“我没带武器，”陌生人一动不动，“但武器总是伴随着我。”

废墟后面走出两名少女，她们步履轻盈，充满自信。众人纷纷后退，

为她们让出一条路，人群也随之散开。

少女微笑着露出皓齿，眨了眨眼。她们从眼角到耳尖都有蓝色条纹状的文身，大腿到臀部的健壮肌肉用山猫皮包裹，锁甲手套上方露出赤裸的双臂，同样锁甲包裹的肩膀上露出一把军刀的刀柄。

粉刺男慢慢地单膝跪地，又用更慢的动作，将刀缓缓放到地上。

废墟洞口传来刺耳的石头滚动声，黑暗中伸出两只手，抓住洞壁参差不齐的边缘。紧跟双手出现的，是落满砖灰的白色头发，然后是苍白的面孔，最后是双肩及肩头的剑柄。人们开始窃窃私语。

雪花石膏发色的男人直起身子，从洞中拖出个奇形怪状的东西：看起来像具小小的尸体，覆满尘埃和血污。男人一言不发，拖着那蜥蜴状尸体的长尾，将它抛到市长脚下。市长赶忙退后，却被一块断墙绊倒。他紧盯着那鸟喙般的嘴、状如新月的带蹼翅膀，还有鳞脚下镰刀般的爪子。它的喉咙被割断了，血迹变成脏污的棕红色，凹陷的双眼呆滞无神。

“这就是那头石化蜥蜴。”白发男人说着，拂去裤子上的灰尘，“按约定，应该付我两百林塔，成色要好，不能太旧。事先提醒你，我会检查的。”

市长用颤抖的双手捧出一个硕大的钱袋。白发男人环视聚集的市民，目光落在粉刺男及他丢在脚边的刀上。他同样注意到了穿棕色束腰上衣的男人，还有两名穿山猫皮的少女。

“总是这样。”他从市长颤抖的手里接过钱袋，“我冒着生命危险换取这点小钱，你们却想趁火打劫。真是本性难移，活该你们下地狱！”

“我们没碰您的行李袋。”屠夫啜嚅着往后退，拿棍棒的两人早已混入人群不见踪影。“没人乱翻您的东西，阁下。”

“真令我欣慰。”白发男人笑道，笑容在惨白的脸上绽开，仿佛一道开裂的伤口。人群开始四散离去。“那么，兄弟，你用不着担心了。你可以走了，但最好快点儿。”

粉刺男连连后退，想要逃跑。惨白的脸色衬着粉刺，让他显得愈加丑陋。

“喂！等一下！”穿棕色束腰上衣的男人喊道，“你忘了点儿事。”

“什么事……阁下？”

“你刚才用刀指着我。”

两名少女中，个子较高的一位正劈着两条长腿候在一旁，这时拧过腰来，军刀出鞘，径直切开空气，快如闪电。粉刺男的人头飞到空中，划出一道弧线，掉进通道的入口。他的残躯僵硬而沉重地倒在碎石间，仿佛一棵刚被砍倒的树。人群齐声尖叫。另一名少女手按刀柄，迅速转身，护住高个子少女的身后。但这动作根本没必要——众人跌跌撞撞逃出废墟，朝镇子的方向奔窜，只恨双腿跑得不够快。市长一马当先，速度惊人，屠夫紧随其后。

“漂亮！”白发男人冷静地说，抬起戴着黑手套的手遮住阳光，“泽瑞坎军刀果然名不虚传。向刀法与美貌并重的女战士表示敬意。我是利维亚的杰洛特。”

“我……”陌生男子指指束腰外衣上的褪色纹章——上面绣着三只黑鸟，在金色的田野里排成一行。“我是博尔奇，别人也叫我‘三寒鸦’。她们是我的贴身侍卫蒂亚和薇亚，我是这么称呼她们的，因为她们的本名太拗口了。你猜得没错，她们都是泽瑞坎人。”

“多亏她们，不然我的马和行李早没了。我要感谢两位战士，还有你，尊贵的大人。”

“是三寒鸦，不是什么大人。利维亚的杰洛特，可有任何原因让你继续滞留此地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很好。那样的话，我有个提议。离这儿不远，前往河边港口的十字路口，有一家名叫‘沉思之龙’的小酒馆，那儿的食物在周边地区数第

一。我正要去那儿吃饭并过夜，不知能否有幸邀您一同前往？”

“博尔奇，”杰洛特应道，他在马前转过白发丛生的头，直视陌生人明亮的双眼，“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误会，所以事先说明：我是个猎魔人。”

“我猜到了。你这口气就像在说：我是个麻风病人。”

“有些人，”杰洛特平静地说，“宁愿与麻风病人为伍，也不愿与猎魔人同行。”

“还有些人，”三寒鸦微笑作答，“宁愿与绵羊为伍，也不愿与两位年轻女士同行。我只能对他们表示遗憾。我的提议依然不变。”

杰洛特摘下手套，握了握陌生人伸出的手。

“我接受。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“那我们走吧，我饿坏了。”

二

老板用布擦擦不怎么平整的桌面，欠身微笑。他少了两颗门牙。

“我们……”三寒鸦望向发黑的天花板，看着悠闲爬过的蜘蛛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，“先来点儿……啤酒，呃，来一桶好了。配啤酒的话……有什么推荐吗，亲爱的？”

“奶酪？”店主犹豫地建议道。

“不，”博尔奇皱了皱眉，“奶酪应该晚点儿再吃。我们想要些下酒菜，酸的辣的都行。”

“愿为您效劳。”老板笑起来，嘴咧得更开了。原来他缺的不光是两颗门牙。“不如来点儿用大蒜和醋腌的鳗鱼，或者酸菜……”

“很好，两人份。还要汤，就是上次我喝的那种，里面有贻贝、小鱼，还漂着乱七八糟的杂碎。”

“海鲜汤？”

“对。还要配鸡蛋和洋葱的烤羊羔。六十只小龙虾，锅里多撒茴香，有多少撒多少。然后是羊奶酪和沙拉。再然后……到时再说吧。”

“愿意为您效劳。每人各一份吗，你们四位？”

高个子泽瑞坎少女摇摇头，还特意隔着亚麻衬衫拍了拍自己的肚子。

“我忘了。”三寒鸦冲杰洛特眨眨眼，“女孩子要注意身材。老板！羊羔只要两人份。啤酒和鳗鱼要快，其他晚点儿再上，免得凉了。我们来这儿不是为大吃大喝，而是想愉快地聊天。”

“我理解，阁下。”店主说着，又鞠了一躬。

“理解力——对你这行尤其重要。把手给我，我的美人儿。”丁当作响的金币落入老板掌中，让他笑开了怀。

“这不是预付金，”三寒鸦强调说，“只是小费。回你的厨房吧，我的好伙计。”

房里很热。杰洛特松松腰带，脱下紧身上衣，卷起衬衫袖子。

“看起来你无须为金钱烦恼。”他说，“你靠骑士的特权过活吗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三寒鸦不置可否地笑笑。

他们很快吃光了鳗鱼，喝掉小半桶啤酒。两位少女明显很高兴，但没喝太多酒。她们轻声交谈，薇亚突然大笑起来。

“她们说的是通用语吗？”杰洛特用眼角余光看着女孩，问三寒鸦。

“是，但很糟。她们平时话不多，甚合我意。汤怎么样，杰洛特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喝吧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杰洛特……”三寒鸦晃晃勺子，小心地打了几个嗝，“回到之前在路上的话题吧：猎魔人，按我的理解，你从世界的一头跑到另一头，杀死路上遇到的所有怪物，换取报酬。这就是你的工作，对吧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“如果有人要你去某个特定地点呢，比如执行一项特殊任务。你会怎么做？”

“那要看什么人，又是做什么事。”

“还要看报酬多少？”

“对。”猎魔人耸耸肩，“‘要想活得好，就得多加价。’一位魔法师朋友经常这么说。”

“有道理，而且我要说，还很实际。但有条原则比它更优先，杰洛特。那就是秩序与混沌的冲突——我有位巫师朋友经常这么说。我想，你接受的向来是保护人类不受邪恶伤害的任务。毫无疑问，你站在善良的一方。”

“秩序、混沌……真是冠冕堂皇的字眼，博尔奇。众所周知，这是场永恒的争斗，自我们出生前便已开始，待我们死后仍将继续，而你想将我定义为其中一方。铁匠打造铁器时站在哪一方？为我们匆匆端上这盘烤羊羔的酒馆老板又站在哪一方？在你看来，又是什么定义了混沌和秩序的界限？”

“很简单。”三寒鸦直视猎魔人，“混沌代表侵略，它站在暴力与攻击性的一方；而另一边，秩序就是与之对立的存在。正因如此，它才需要维护，需要有人为它而战。但我们还是喝酒吧，尝尝这只羊羔。”

“好主意。”

两位泽瑞坎少女担心身材走样，于是不再进食，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喝酒。薇亚靠在同伴肩上，低声在她耳边说着什么，发辫拂过桌面。个子较矮的女孩蒂亚突然大笑起来，欢快地眨了眨文着刺青的眼皮。

“好了，”博尔奇啃着羊骨说，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让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。我明白，你不想在两方势力间做选择，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但你没法逃避秩序与混沌的冲突。刚才的例子不成立，因为你不是

铁匠。我知道你是怎么工作的：你从地下通道带回一头血肉模糊的小石化蜥蜴。我的美人儿，钉马掌和砍杀石化蜥蜴是有区别的。你说过了，只要价码合适，会毫不犹豫地前往世界的另一头砍杀怪兽。如果一条凶猛的龙，摧毁了……”

“这例子举得不好。”杰洛特打断他，“你瞧，混沌和秩序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。我不杀龙，尽管它们无疑代表了混沌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三寒鸦舔了舔手指，“太令人震惊了！在所有怪物中，最危险、最恶毒也最残忍的就是龙。那些爬行动物最可怕了。它们袭击人类、喷吐烈火，甚至偷走处女！你也听过许多关于它们的传说吧？在你的丰功伟绩中，猎魔人，难道就不包括几条龙？”

“我从不猎杀龙。”杰洛特干巴巴地说，“我杀过巨蜈蚣。皮翼类中杀过龙蜥，但那不是真龙，不是绿龙、黑龙或红龙。千万别搞错了。”

“你真让我惊讶。”三寒鸦答道，“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龙的事已经说得够多了。我看到红色的东西在逼近，肯定是我们的龙虾。干杯！”

他们用牙齿噉里喀喳地咬碎虾壳，吮吸白色的虾肉，盐水流过手腕，刺痛了皮肤。博尔奇又倒了几杯啤酒，用长柄勺刮着小酒桶的桶底，两名泽瑞坎少女快活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她们毫不避讳地嘲笑邻桌的一位占卜师，杰洛特觉得这是在故意找茬儿。三寒鸦也注意到了，于是威胁地冲她们挥挥手里的小龙虾。女孩咯咯笑起来，蒂亚给了他一个飞吻，又露骨地朝他眨眨眼。她的刺青让这个眼神显得有些恐怖。

“真是两只小野猫。”三寒鸦悄声对杰洛特说，“你必须时刻盯紧她们，不然只消两秒钟，地上就会毫无预警地洒满内脏。但她们配得上这世上所有的财富。你知不知道，她们可以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杰洛特点点头，“很难找到比她们更好的护卫。泽瑞坎人是天生的战士，从小就开始接受战斗训练。”

“我不是说这个。”博尔奇将一只龙虾钳丢到桌上，“我是说她们在床

上的表现。”

杰洛特用眼角余光看了看两位少女。她们同时露出微笑，薇亚抄起一只贝壳，动作快如闪电。她用牙齿咬开贝壳，冲杰洛特眨眨眼。她唇上的盐水闪闪发亮。三寒鸦大笑起来。

“好吧，杰洛特。”他继续说，“你从不猎杀龙，不管是绿龙还是别的龙。我记住了。但我能否问一句：你为什么把龙以这三种颜色划分？”

“准确地说，四种。”

“你只提到三种。”

“你好像对龙很感兴趣，博尔奇。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？”

“只是好奇。”

“颜色是最普通的分类法，只是并不准确。绿龙的分布最为广泛，但事实上，它们更接近灰色，就像龙蜥。说实话，红龙更接近红棕色，砖块的颜色。而深棕色的龙通常被人称为黑龙。最稀有的是白龙，我一条都没见过，据说它们居住在遥远的北方。”

“有意思。你知道我还听说过哪种龙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杰洛特说着，咽下一大口啤酒，“我也听说过：金龙。但金龙并不存在。”

“你怎么这么肯定？就因为你一条也没见过？你还没见过白龙呢。”

“这不是主要原因。在大海另一边的奥菲尔和赞格韦巴，栖息着长黑条纹的白马，我同样没见过，但我知道它们存在。而金龙是神话，是传说，就像凤凰。凤凰和金龙都不存在。”

薇亚用手托腮，好奇地看着他。

“这方面你肯定很清楚——你是个猎魔人。”博尔奇又从小桶里舀了些啤酒，“可我认为，任何神话，任何传说，都可能包含一些点滴的真实，让人无法忽视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杰洛特说，“但你说的这些跟人类的梦想、希望和欲求有关：

你相信可能性没有界限，因为有时，确有一星半点的机会，会让可能成真。”

“机会！正是如此。也许世上真的有过金龙：一条独一无二的突变种。”

“如果真有，那条龙的下场也跟所有变种生物一样。”猎魔人低下头，“它不可能幸存下来，因为太另类了。”

“你是在跟自然法则对着干，杰洛特。我那位巫师朋友总说：所有造物都将以某种方式存续下去。一种存在的结束永远意味着另一种存在的诞生。根本没有界限，至少自然界中没有。”

“你的巫师朋友真乐观，但他忽略了一个因素：自然界本身或那些玩弄自然规律之人总会犯下一些错误。金龙和其他所有突变生物，即使真的存在过，也不可能存活下来，与生俱来的界限会阻止它们的存续。”

“什么界限？”

“突变生物……”杰洛特的下巴绷紧了，“博尔奇，突变生物无法生育。只有传说才会允许违逆自然法则的事物存在，只有神话才能忽视可能性的界限。”

三寒鸦一言不发。杰洛特看到，两位少女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。薇亚朝他靠过来，用肌肉结实的双臂抱住他，被啤酒润湿的嘴唇贴上他的脸颊。

“她们喜欢你。”三寒鸦缓缓开口，“老天爷啊，她们喜欢你！”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？”杰洛特苦笑着回答。

“没什么，但我们必须为此干一杯。老板！再来一桶酒！”

“不用那么多。一大杯就够了。”

“那就来两大杯！”三寒鸦高喊道，“蒂亚，我得离开一会儿。”

泽瑞坎少女从长椅上拿起军刀，站起身来，用厌倦的眼神审视整间屋子。猎魔人看到，有几对贪婪的眼睛正盯着博尔奇鼓鼓囊囊的钱袋，但他摇摇晃晃走向院子时，却没人敢跟在他身后。蒂亚耸耸肩，跟着她的雇主